

翁显良古诗英译的意、味、境

张钰喆

暨南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32

DOI:10.61369/HASS.2025070038

摘 要： 翁显良是中国古诗英译的重要实践者之一，以散体译法和独特的再创造手法而著称，并被认为是诗歌翻译仿译派的代表人物。本文基于翻译境界论的理论框架，从意、味、境三个层面深入探讨翁译诗歌的艺术特征与学术价值。通过对其译诗的细读分析，揭示作者如何在传递原诗情感内涵的同时，突破形式桎梏、重构诗境。

关 键 词： 翁显良；古诗英译；翻译境界论

The Translation Horizon of Weng Xianliang'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oetry

Zhang Yuzh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Abstract： Weng Xian-liang, a leading translator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nto English, is renowned for his free-form approach and creative reinterpretations.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poetic imitation school, his translations are analysed through Translation Horizon theory, focusing on meaning, flavor, and artistic conception.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how Weng conveys the emotional essence of the originals while transcending formal constraints and reconstructing their poetic imagery, offering insights for 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ng subsequent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poetry.

Keywords： Weng Xianliang;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oetry; translation horizon theory

一、翻译境界论

中国古诗言简意赅，韵味深厚，诗中意境更是发人深省。境界论源于中国古典美学，强调作品所呈现的意象与精神层次。王昌龄最早提出“诗有三境”，即物境、情境、意境，开创以“境”论诗的先河。王国维将对意境的论述建立在意象的基础上，认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境中既有物象，更有主体，情景交融，物我统一^[1]。在翻译研究中，陈大亮教授将中国译论与哲学、美学相结合，提出了“翻译境界”的术语，建构了翻译境界的理论雏形，主张从意、味、境三个维度考察译文质量。其中，意是信息与主旨的传达，味是风格与情感的再现，境则是超越文本、呈现哲理与艺术意蕴的境地。这一理论强调翻译既是语言活动，也是文化与美学的创造^[2]。翻译境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范畴，受到主体的觉解程度和翻译功夫的影响^[3]。通过翻译境界论框架下意、味、境的重重评价体系，直观判断并划分为具体的层级，通过分析、对比原诗和译作的诗学性特征得到相对客观的评价。

二、境界论视角下翁显良古诗英译翻译分析

在翻译境界论的框架中，原诗的诗意、诗味与诗境分别与译

作的译意、译味、译境相对应。意是基础，是文本本身的语法、语义、命题的通达流畅性，旨在对信息的准确传达；味是关键，是通过声韵节奏、修辞文采来寄托情感，体现风格；境是理想，是研究语言的隐喻性、象征性和互文性，试图超越文本和作者本身，上升到更加普遍和宏大的范畴，体现对人生境界的思考^[4]。

(一) 诗意与译意：内容的凝练与再造

诗意产生于诗的诗意，除了诗歌本身的题目、结构之外，还包含诗歌的创作背景、诗人身份以及相关的文化信息。译意则在于强调语义与主旨的准确传达。从翁译诗歌中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原诗的结构被打破，以散体译法的形式进行了重构。虽然舍弃了诗作形式上的对等，却能够让读者很快察觉语义信息等是否处理得当。以李白的《静夜思》为例。

原诗如下：

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原诗在叙事层面已然呈现出一种层次性。首先从时间角度看，在一个寻常夜晚，诗人半睡半醒、睡眠惺忪，偶然看到“床前明月光”，心中不免产生“疑”，由于月光与霜的颜色相近，因此怀疑那层铺洒在地上的亮光是地上银霜。“床前”与“地上”

作者简介：翁显良（1924—1983），广东顺德人，著名翻译家、教育家，曾任广州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长、《世界文艺》杂志主编。他在古诗英译和翻译理论方面均有突出贡献，尤其以散体英译古诗而闻名。著有《文学翻译讲座》（1983）、《意态由来画不成——文学翻译丛谈》（1983）、《古诗英译》（1985）等。其译诗以舍弃格律、注重意象、发挥创造性而著称，既获得赞誉，也招致“过度改写”的批评。本文拟通过翻译境界论，从意、味、境三个层面展开分析，以期揭示其翻译艺术的独特性。

都表示月光投射的地点，而“明月光”与“地上霜”是作者从亲眼所见所疑的转变。“举头望”与“低头思”两个动作相互对应，巧妙又自然地衔接了“明月”与“故乡”二词。这种偶然的邂逅显得自然真切，没有任何的矫揉造作，可见诗人的思乡情切^[5]。

翁显良译文：

Nostalgia

A splash of white on my bedroom floor. Hoarfrost? I raise my eyes to the moon, the same moon.

As scenes long past come to mind, my eyes fall again on the splash of white, and my heart aches for home^[6].

在译文中时，诗题“静夜思”被译为“nostalgia”，直接揭示怀乡主题，省略“静夜”而突显“思”的内涵；首句并没有提及“明月光”，而是以“a splash of white”开头，再以一个问号结尾，虽然只字不提“疑”，但其实已经将“疑”贯穿始终；译文通过“the same moon”强化了跨越时空的意象，使异域读者能够共情；“ache”一词表示程度，可见诗人对家乡的思念之深，也使主旨得到了升华。抬头凝望着这轮“同样的月光”，诗人的思绪被带回到过去，低头看到地上的白光，思乡之痛涌上心头，久久无法释怀。这种做法虽舍弃格律，但通过增补与意象延展，保留了原诗的情感核心，展示了译者的主体性创造。可见，翁译在“意”的层面强调凝练和概括，避免拘泥于形式，而力求信息与情感直达。在选择对应的表达时，翁显良更倾向于从原诗中凝练出主旨，再根据原文进行再创作。正如他本人所说：“如果不承认在再现原作意象的前提下有伸缩变化的自由，就等于不承认翻译是再创作，不承认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规律，不承认运用不同的语言而力求对不同的读者产生大致相同的艺术效果，往往要采用不同的表现手法。”^[7]

（二）诗味与译味：画面与情感的再现

味是诗歌的韵味与风格，往往体现于声韵、画面与情感。诗歌和译文的味主要体现在声味、形味和情味三个方面，分别对应音乐美、图画美和情感美，这与刘勰的“三文说”相呼应，同样也可通译诗的“三味”^[8]。以王维的《鸟鸣涧》为例，可以看出翁译诗歌对声、形和情三味的重塑。

原文如下：

鸟鸣涧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声味方面，原诗节奏规整、韵律和谐。前两句以“桂花落”和“春山空”的情态衬托山林的静和入夜的清幽。“惊”与“鸣”两个动词以节奏的改变实现了诗歌整体的声韵流动，而悠长的尾调则丰富了诗意的绵延感，最终达到了以声入情的目的。形味方面，一系列意象的空间布局已然勾勒出幅春景图，毫不费力便呈现出以画入诗之美。情味方面在于以我观物、物我结合的交融，“人闲”是“我”的在场证明，作者以身临其境的方式填充诗中景色的立体程度，读者仿佛置身其中，闲适、淡泊之感便自然流露出来^[7]。

译文为：

Stillness Audible

Free and at peace. Let the sweet osmanthus shed its bloom.
Night falls and the very mountains dissolve into the void.
When the moon rises and the birds are roused, their desultory chirping only accents the deep hush of the dales.

译文仍然采用散文式表达，然而，由于声韵美在原文中的体现主要为前后对应的节奏和音律，因此在译成散文时，虽然在首句“以点代顿”，但以多重并列的简单句取代原诗固有的格律，可见译者并没有对声韵给予过多关注。在意象的呈现上，译者倾向将意象并列置于句首，按照原诗顺序组合排列，增强了译文的层次感，强化了诗中的画面。情味方面，通过“Free and at peace”等词汇再造意象，强化静谧氛围。同时，拟人化的动词“shed”、“dissolve”等使景物更具动态感。尽管少了音韵节奏，却多了视觉与心理上的沉浸感。可见翁译更关注画面与情感，而非音韵的机械再现。他的译味体现在整体氛围的营造，而非逐字押韵。从境界论角度看，这种策略重在“以意驭声”，使读者在异域语境中仍能体验到原诗的审美情趣。

（三）诗境与译境：叙事与氛围的建构

诗境即诗中所呈现的意境，具有隐喻性、象征性和互文性，传达的是言外之意、象外之意以及形上之义。诗境是意境的升华，体现诗歌的象征性与哲理性。而翻译中的译境传达则需要译者对原诗有很高的觉解程度。以王昌龄的《从军行》为例：

从军行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从军行》是汉代乐府《平调曲》名，内容多为军队的战斗生活。诗人准确抓住事物特征的关键词来构筑视觉形象，如“青海”、“长云”生动再现沙场的旷然纵横，营造压迫感。“暗”和“望”两个动词的嵌入使诗歌的动态美自然呈现，同时也实现了由景及人的自然过渡。在黄沙、金甲组成的“无我之境”中，依稀可见戍边将士为国捐躯、身经百战之苦，在这般开阔苍茫的景色里不难领略诗人复杂的情愫。“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言既出，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全诗主旨由此升华。在诗人开创的审美想象空间中，一切情感都成了有形的图画，情中处处皆风景。有了诗人自己的情感色彩，诗就成了“有我之境”，“一切皆著我之色彩”^[9]。

翁译的版本如下：

Men-at-Arms

Storm clouds louring on Koko Nor, casting grim shadows over the snow-clad mountains. A lone outpost, this fort of ours, watching Yumen Pass far to the west. Countless battles have been fought on the sands, witness the dents in our armour. We shall smash them yet. See if we don't before going home.

在营造译诗的译境时，翁显良意在通过意象并列与第一人称叙事来构建作品的内涵与深意。译文中，“storm clouds/长云”和“Countless battles /百战”这两个意象分别置于句首并引出整个句子，在空间上形成一种并列。这两个意象的前置营造出空间层次感，既展现边塞之苍茫，也凸显将士之悲壮^[10]。在后三句中，译者选择了以第一人称复数的视角来描述战事状况和将士心情。“we”和“our”都是译者在原诗意义外补充的人称词，其结果是增强了文章的代入感，使作品更富真实性。译者将原诗抽象的豪情转化为可感知的群体体验，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这种译境的重构显示了翁译的创造性，他不仅传达了原诗内容，更通过叙事策略营造出审美氛围。在翻译境界论的框架下，这体现了由“意”与“味”升华至“境”的创造性转化。

三、结束语

翁显良的译诗在“意”上注重凝练主旨，在“味”上强调氛围与画面，在“境”上依赖叙事与意象布局。他舍弃格律而强化意象再现，这一策略突破了传统对等翻译的局限，也更直观地呈现出汉语诗歌的意境之美。然而，这种创造性也引发质疑：过度改写是否削弱了原诗的形式之美？对此，境界论认为，如果译文能在审美境界上引导读者进入类似体验，那么其价值便不容忽视。翁译的实践说明，翻译不仅是意义传递，更是跨文化的艺术创造。他的译境建构为我们理解文学翻译的可能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 [1] 陈大亮. 中国传统译论融合统一的两种境界 [A]. 外语研究, 2009, 2: 67-71.
- [2] 陈大亮. 回归中国传统译论的原点 [A]. 上海翻译, 2021, 3: 7-12.
- [3] 陈大亮. 何谓翻译境界论 [J]. 中国翻译, 2021, 42(2): 13-21, 188.
- [4] 杜雄, 廖志勤. 翁显良先生的译诗观 [J]. 科技信息, 2010(35): 647-648+652.
- [5] 冯全功. 译诗要往活处炼——翁显良古诗英译艺术研究 [J]. 外国语文, 2018, 34(03): 136-143.
- [6] 李石友. 李白《静夜思》意境及其翻译经验分析 [J]. 短篇小说 (原创版), 2014, (32): 127-128.
- [7] 吕晖, 陈大亮. 诗歌翻译境界评价模型与应用 [A]. 当代外语研究, 2022, 4: 77-86.
- [8] 毛静. 翁显良汉诗英译思想中的中国诗学元素研究 [D].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7.
- [9] 秦妍. 译诗·意境：翁显良汉诗英译思想解析 [J].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8, 17(04): 89-92.
- [10] 田中元. 用词“纵横”，“形生势成”——《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的审美艺术 [J]. 短篇小说 (原创版), 2012, (22): 119-120.
- [11] 翁显良. 意态由来画不成 [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2.
- [12] 翁显良. 古诗英译 [M].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3.
- [13] 张保红. 从书法视角看翁显良古诗英译的艺术 [J]. 外国语文, 2013, 29(04): 96-101.